

词义的分析与描写

符淮青 著
语文出版社

CIVI DE FENXI HE
MIAOXIE

CIYI DE FENXI HE MIAOXIE
词义的分析 and 描写

符淮青 著

YUWEN CHUBANSHE

语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词义的分析 and 描写/符淮青编著. -北京:语文出版社, 1996. 1

ISBN 7-80006-743-2/H · 159

I. 词… I. 符… III. ①汉语-语义-分析
②汉语-语义-表达(语言学) N. H13

CIYI DE FENXI HE MIAOXIE

词义的分析 and 描写

符淮青 著

*

YUWEN CHUBANSHE CHUBAN

语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9.875 印张 247 千字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12.00 元

前 言

本书想在语言学的范围内讨论词义的分析 and 描写。词义的分析 and 描写历来被认为是语言学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虽然如此,仍然有为数不少的人在语言学研究,在词典编纂工作中,在语文教学中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认识和经验。国外越来越多的语言学、语义学著作在国内得到流传和介绍,也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为了总结和探索词义分析、描写的理论和方法,我从 1981 年起在北京大学汉语专业开设“词义分析”课,1986 年应邀在北京语言学院语文系讲课,1987 年应邀赴新疆大学讲课,也讲授了其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内容。本书就是在历次讲课所用讲稿的基础上加工修改写成的。

19 世纪西欧语言语义学获得独立地位以后,一直以词义为其研究对象,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语义学著作谈的主要也是词义。以后语义学扩展到研究句义、话语义,同语法研究紧密结合,但词义研究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近年来出现了不少词汇语义学(Lexical Semantics)方面的论著。

我国传统的训诂学以古代语言文字为研究对象,以解读古籍为主要目的。传统训诂学对意义的研究,重点放在字义和字音、字形的关系,以及字义本身的发展上。传统训诂学包含着丰富的语义学内容,但传统训诂学未提出和探讨诸如词义的本质、词义多方面的信息内容、词义的描写、词汇系统、词义系统、词义和词的结合能力的关系等问题。也不应该对传统训诂学提出这些要求,因为

这些是描写性的词汇学、词义学的任务。我们应该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去开拓、建立描写性的词汇学、词义学。

在同听课的本科生、研究生、教师讨论问题的过程中,我也得到启发,受到教益,讲课的内容因而不断得到充实。我对他们深表感谢。

由于语文出版社领导、编辑的大力支持,本书得以顺利出版,我衷心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和鼓励。

学识所限,疏漏不当之处,欢迎指正。

符淮青

1991 年 11 月

目 录

第一章 词义	(1)
一、词义的意义	(1)
1、对词义认识的发展	(1)
2、布龙菲尔德的意义理论	(10)
3、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理论	(13)
二、词义的特点	(16)
1、指号的分类	(16)
2、词义的特点	(19)
第二章 词义的类型	(26)
一、对词义类型的不同划分	(26)
1、莱昂斯对词义类型的划分	(26)
2、里奇对词义类型的划分	(30)
3、戈罗文对词义类型的划分	(32)
4、伏敏娜对词义类型的划分	(36)
二、词的言语义的分析	(39)
三、词的反身指代义	(46)
第三章 概念义的分析	(49)
一、构成成分分析	(49)
1、来源和发展	(49)
2、莱昂斯的评论	(56)
二、自然语言对词义的表述	(61)
1、词义用扩展性词语表述	(61)
2、扩展性词语表述词义的基本类型	(63)

三、自然语言释义和构成成分分析·····	(67)
第四章 表动作行为的词意义的分析 ·····	(73)
一、词典释义模式·····	(73)
1、释义模式及其变化·····	(73)
2、一般动词的释义·····	(83)
二、“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分析·····	(87)
三、词义分析的应用·····	(93)
1、检查词典释义·····	(93)
2、分析比较同义、近义词·····	(94)
3、说明普通话、方言词词义的异同·····	(99)
4、说明词义的发展·····	(102)
第五章 表名物的词意义的分析 ·····	(108)
一、词典释义模式·····	(108)
1、基本模式·····	(108)
2、种差的分析·····	(112)
3、类词语的分析·····	(115)
4、表名物词的其他释义方式·····	(118)
二、“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分析·····	(119)
三、词义分析的应用·····	(125)
1、检查词典释义·····	(126)
2、分析比较同义、近义词·····	(127)
3、说明普通话、方言词词义的异同·····	(130)
4、说明词义的发展·····	(131)
第六章 表性状的词意义的分析 ·····	(137)
一、词典释义模式·····	(137)
1、准定义式和定义式·····	(137)
2、“(适用对象)+性状的说明描写”式·····	(139)

3、“形容……”式	(141)
4、“……的”式	(142)
二、“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分析	(145)
1、释义模式的变换	(146)
2、以主要释义模式为分析的框架	(147)
3、以其他释义模式为分析的框架	(151)
三、词义分析的应用	(152)
1、检查词典释义	(152)
2、分析比较同义、近义词	(154)
3、说明普通话、方言词词义的异同	(158)
4、说明词义的发展	(161)
第七章 词义的单位	(166)
一、词义的单位 and 它的性质	(166)
二、词义单位是在一个语言系统内对词义的划分	(169)
1、双语词典中义项的划分	(170)
2、古代、现代义项划分的不同	(172)
三、影响义项划分的因素	(175)
1、词义发展的因素	(176)
2、影响表名物词义项划分的因素	(177)
3、影响表动作行为的词义项划分的因素	(178)
4、影响表性状词义项划分的因素	(181)
5、语法因素对义项划分的影响	(184)
6、义项划分的评价	(189)
第八章 词义的模胡性问题	(194)
一、语言中词义模胡的现象	(194)
1、语言的精确表述和模胡表述	(194)
2、对性状作两项对立划分的词义模胡现象	(195)

3、时间词的模胡性	(197)
4、表示人的生理阶段的词的模胡性	(201)
5、颜色词的模胡性	(202)
6、对词义模胡的不同认识	(203)
二、词义模胡的词的解释	(204)
三、词义成分和词的结合词语的界限	(207)
第九章 词群	(213)
一、词汇场、语义场的理论	(213)
1、索绪尔、巴利的观点	(213)
2、易普森、特里尔、维斯盖别尔的理论	(214)
3、学者的多种探索	(216)
二、词群的描写	(222)
1、词语的分类	(222)
2、词群的主要类型	(223)
三、汉语几个词群的分析	(235)
1、普通话和闽南方言文昌话表示人头部各个部位的词 群比较	(236)
2、汉语表“红”的颜色词群分析	(240)
3、汉语表眼睛活动的词群分析	(252)
附录	(264)
1、古汉语(汉以前)表“红”的颜色词	(264)
2、古汉语(汉以前)表“眼睛”活动的词	(267)
第十章 语素和词的结合能力	(274)
一、语素和词的结合能力	(274)
1、“价”的概念	(274)
2、语素和词的结合能力分析	(275)
二、“红”的结合能力分析	(280)

1、“红”的构词能力	(280)
2、“红”作为词的结合能力	(286)
三、“打”的结合能力分析	(292)
1、“打”作为词的结合能力	(292)
2、“打”在构词中意义模糊、消失的现象	(299)
四、几点认识	(302)

第一章 词 义

一、词义的意义

1、对词义认识的发展

词义的意义,即词义是什么的问题,被认为是哲学和语言学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从古以来,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提出了各种观点学说^①。有人认为,新的观点只能增加新的含糊和混乱^②。更有人主张放弃意义这个范畴^③。但多数学者愿意使用意义这个概念,给这个概念加上各种说明和限制。

词义问题比各种指号的意义问题范围要小。我们想在语言学的范围内扼要地介绍和讨论历史上学者们对词义这种现象认识的发展。

在古希腊,人们认为词(名)和物是直接联系的。他们只是争论名、物的联系是由物的本性决定的(天生的,或按性质的),还是由习惯决定的(规定的,或确定的)。柏拉图在他的《对话集》《克拉底洛》(Kratylos)这一篇中,借克拉底洛这个人之口论证了名称是由物的性质决定的这一观点。他们的根据是^④:第一,语言中有拟声词,不同程度上近似它所指示的声音,取声命名词则表示发出这种声音的事物,它们是由所指示的事物的性质决定的。拟声词是词汇的核心部分。第二,语言中有一部分词的声音模仿或夸张地表示事物的性质,这叫声音的象征作用。《克拉底洛》篇中以希腊

语词为■说:ρ 这个音表示运动(因为舌头在发这个音时要特别运动),在 ρεῖν(流动) ῥοή(河流)这些词中就有这个音。第三,其他的词是从上面这些词派生的。派生的方法很多,可以通过比喻,可以通过名称中各语音成分的增加、失落、转换而产生别的词。莱昂斯评论说:只有根据这种自由的、无控制的原则,才能维持词(名称)是由物的本性决定的观点^⑤。

希腊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里特论证了名称是由“确定”而产生的观点。“首先,由于同名性:彼此不同的物体用一个名称称呼,可见名称不是天生的。其次,由于多名性:如果彼此不同的名称适合于同一物体,那么它们就应该很相近,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三,由于名称的更改:如果名称是天生的,我们根据什么理由把亚里斯多德改为柏拉图,而把吉尔塔姆改为提奥弗拉斯塔呢?再次,由于同类构成的不足:我们根据什么理由从 phrónesis(理性)构成 phrónein(有理性的),而从 dicaiosúne(正义)就不能构成这样的派生词呢?可见,名称是偶然的,而不是天生的。”^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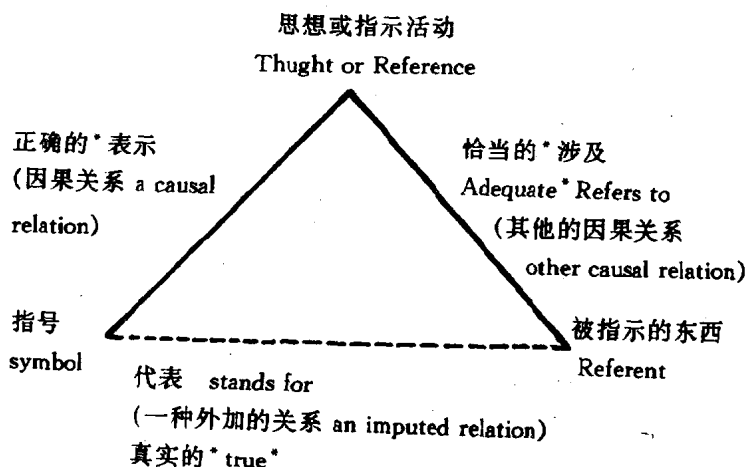
我国古代学者关于词义的有代表性的论断有:《墨子·墨经》:“以名举实”。《公孙龙子·指物论》:“物莫非指”(物没有不是指的)^⑦,“天下无物,谁径谓指?”(假使天下没有物,谁还来说什么指?)《荀子·正名》:“制名以指实”,“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墨子指出名的作用就是指称物,公孙龙子肯定指称和物是密切结合的,荀子精辟地指出名实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

从上面的说明来看,希腊和我国古代学者都是把词义的构成要素分为两部分,一为名(或词),一为物(或实)。分歧只在于名、物的关系是由物本性决定的,还是由习惯决定的。德谟克里特和荀子的论述,代表了古代唯物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卓越见解。

欧洲中世纪的学者已认识到“词是通过概念的中介指示物的”。^⑧“唯理语法学者发现,词作为一个指号,一方面同人的意识联系,另一方面同它所指示的物联系”,“词不直接表示物,而是通

过一种特定的方式或模式(实体、行为、性质等)表示物”。^⑨这就是说,当时的学者已把词义构成的要素分解为三个部分:词、概念(或意识,或模式)和物。三者的关系是词通过概念(意识、模式)指示物。

美国学者奥格登(C. K. Ogden)和瑞恰慈(I. A. Richards)完整地深入地阐明了这三个要素的关系。他们在1923年出版的《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这本专著中提出了说明这三个要素关系的语义三角图^⑩:



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作者的说明扼要介绍如下^⑪:

“指号”和“思想”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当人们说话时,人们应用的指号(按,这里指言辞)部分地决定于完成的思想,部分地决定于社会的和心理的因素——我们完成某个思想的目的、我们的言辞对他人的作用,还有,我们的态度。当我们听到什么的时候,言辞会使我们采取某种行为和某种态度……

“思想”和“指示的东西”之间也存在一种关系。或者是不同程度的直接联系,如当我们想或注意我们看到的有颜色事物的表面时是这样;或者是不同程度的间接联系,如当我们考虑到或提到‘拿破仑’时,在“思想”和“被指示的东西”之间横着很长的中间环节:词——历史学家——同时代人的记录——目击者——拿破仑。

“指号”和“被指示的东西”之间仅是间接联系。(在脚注中说明)有例外,当所用的指号或多或少地同被指示的对象直接类似的时候,如拟声词、图象、手势、绘画等。……

奥格登和瑞恰慈的观点有广泛的影响,很长时间以来,他们提出的语义三角图是说明词义问题的权威见解。今天看来,他们对构成语义三角图各个要素关系的说明是不够科学、不够确切的。

“指号”和“思想”之间不能说是存在因果关系。讨论这一点时要区别不同的问题:一个是“指号”和“指号”所表示的“思想”之间关系的问题,一个是人们说话时使用的言辞(也是指号)同说话者的思想、目的、态度的关系的问题。奥格登和瑞恰慈在说明“指号”和“思想”的关系时显然是混淆了这两个问题。就构成词义要素的“指号”和“思想”的关系来说,不能说“书 shū”这个指号是它表示的“思想”“装订成册的著作”的原因,反过来也不能说。指号同其代表对象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指号理论学者作了解释。美国学者皮尔斯(C. Peirce, 1839 - 1914)认为:“一个事物、一个事物的一个性质,或一个事件,只有在被解释的情形下,就是说,在交际过程中有人充当那些被用作指号的某个事物、事件等等的解释者的情况下,才起指号作用。”^⑩例如生火就会冒烟,人们说“烟”意味着“火”,“烟”是“火”的指号。但只有当人去解释“烟”意味着“火”时,“烟”才是“火”的指号,“火”是“烟”的指示对象。没有人的解释,“烟”是一种自然现象,“火”也是一种自然现象,无所谓“指号”和“指示对象”的关系。烟和火之间作为自然现象有因果关系,作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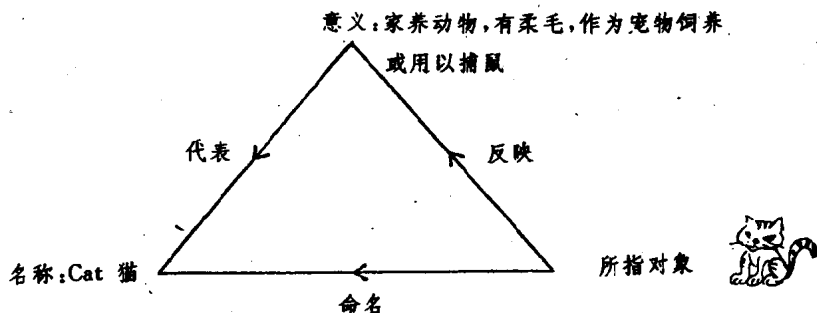
人所解释的“指号”和“指示对象”之间无因果关系。这就指出了，指号同其代表对象的联系，在人类社会，是在交际过程中由解释者所加上的关系。美国学者莫理斯(C. Morris)说：“没有一个事物本身就是一个指号，但是，当它使得某个事物通过它的中介而考虑到另一个事物的时候，它就成为一个指号或指号媒介物。”^③“烟”本身不是一个指号，只有通过它的中介而考虑到“火”的时候它才是一个指号，shū(书)这个音节本身不是指号，只有通过它的中介而考虑到“装订成册的著作”这个概念，或考虑到实际存在的书写人的种种认识成果的人工制品时，它才成为指号。这就指出了指号和它的代表对象之间是一种起媒介作用的代表、表示、指示的关系，而不是其他(如因果)关系。指号理论学者正确指出了，在人类社会，“指号”和“指号代表对象”是在人的交际过程中产生的现象，“指号”和“指号代表对象”的关系是人赋予的，其间是一种媒介的关系。

“思想”和“被指示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奥格登和瑞恰慈的说明也是不确切的、含糊的。他们把这二者的关系说成是“涉及”(或联系)关系。按照他们的说法，想到或注意到而我们的感官同时又直接感受到的东西时，“思想”和“被指示的东西”是直接的涉及，想到古人古物，想到不在跟前的人、事物都是间接的涉及。唯物论的认识论认为，思想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不管想到的是今人还是古人，想到的是在眼前的事物还是不在眼前的事物，所想的总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当代许多语言学家应用这种观点来分析词义。苏联语言学家斯密尔尼茨基(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说：“词义是事物、现象或关系在意识中的一些的反映(或在性质上类似的，由现实中的一些分散因素的反映构成的心理产物)，它作为词的内在方面进入词的结构之中，对这个内在方面说来，语音则是物质外壳，它不仅是表达意义，将它转达到别人的时候不可缺少的，而且也是词义产生、形成、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没有物质的语音外壳(它只是在一

定场合下才用它的反映——语音形象——来代替),现实对意识的作用就不会产生我们所知道的词义这种结果。”^⑩这段话的前一半说明了词义的内容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其所说的“或在性质上类似的、由现实中的一些分散因素的反映构成的心理产物”是指像“神仙”“鬼”“怪兽”这类词的词义,它们是幻想的产物,是现实中的人、动物等被赋予超自然的力量而产生的“心理产物”。它们是对现实事物的曲折、歪曲的反映。唯物论的认识论引导语言学者正确认识到了语义三角图中“思想”和“被指示的东西”的关系应该是反映和被反映者之间的关系。这段话的后一半是说明词的物质的语音外壳的性质作用的,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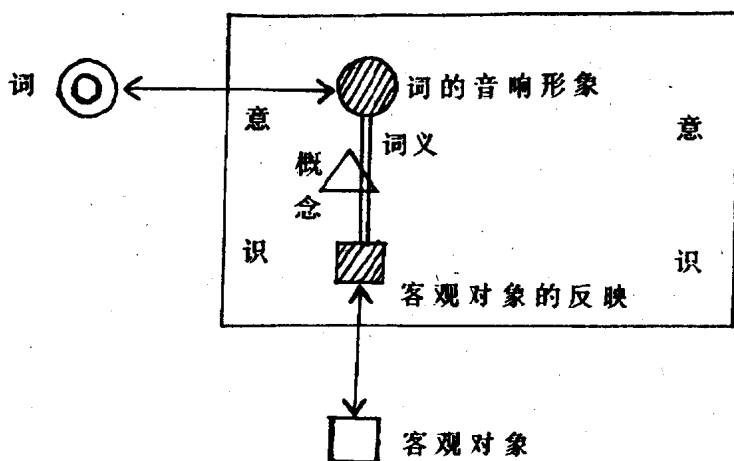
“指号”和“被指示的东西”的关系,奥格登和瑞恰慈认为一般是间接的,但拟声词等则是直接的。我们认为各种语言表示同一声音的拟声词并不一样,如汉语形容狗叫的拟声词是“汪汪”,英语是 bow-bow,俄语是 гав-гав。再如,相当于汉语拟声词“轰轰”的英语是 bang,俄语是 бая。拟声词作为语言中的词,虽然不表示思想、概念,但也应该表示某种意识内容(如某种类型的表象、印象等)。因此,我们认为,正像具有某种概念内容的词其“指号”(词的声音形式)是通过“思想”(概念内容)同“被指示的东西”间接联系一样,拟声词的语音形式也是通过某种意识内容而同所拟的声音联系的。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学者引用奥格登和瑞恰慈的语义三角图来说明词义,往往只利用这个图的框架,而加入自己的理解。例如苏联语言学家阿尔诺里德(И. В. Арнольд)用这个语义三角图,以英语词 cat(猫)为例,这样来说明词义^⑪:



把这个语义三角图同奥格登、瑞恰慈提出的相比较,虽然构成语义的三个要素基本一样,但其间的关系,全是现代的意见了。

苏联当代一些语言学家对词义的分析在某些方面显得更加细致。可以举戈罗文(Б. Н. Головин)的说明为例。他用下图来解释词义^⑥:



他解释说:词的物理的物质的外壳反映在我们的意识中(按:指上图中的“词的音响形象”),现实中的物(现象)的物理的、物质的外